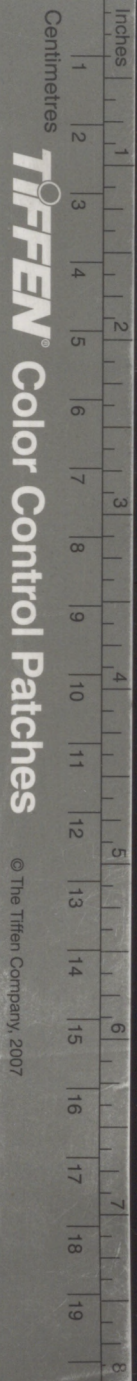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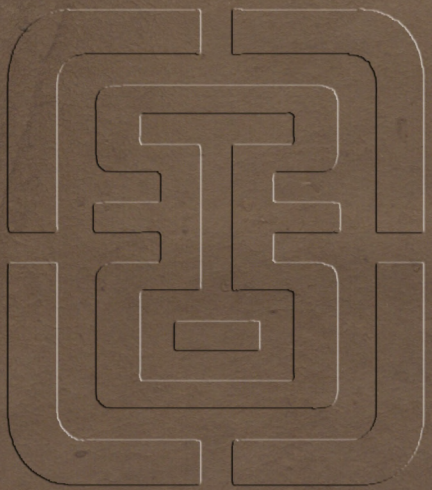


論

衡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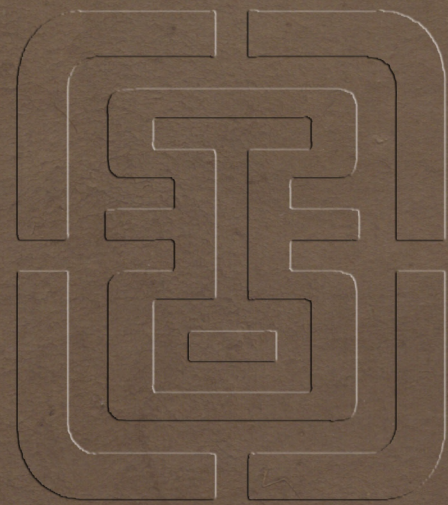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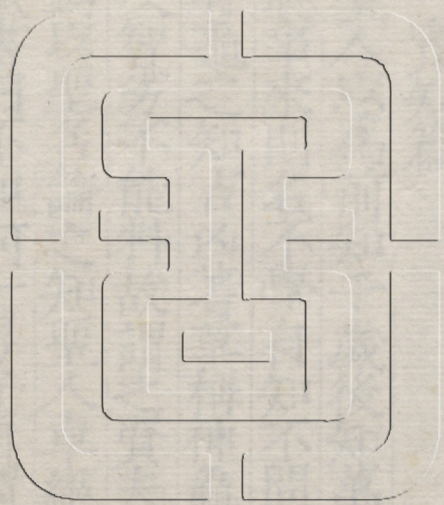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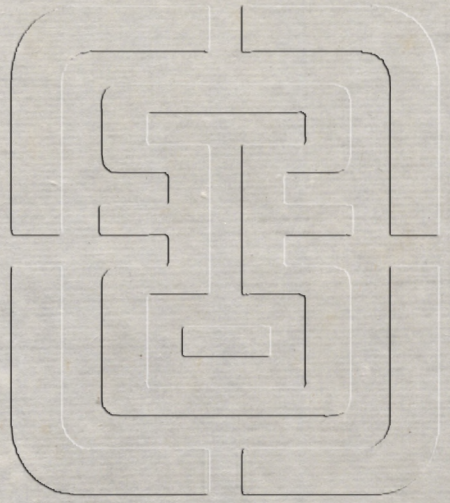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論衡卷第二十六

王充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  
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  
神矣若蒼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  
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  
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  
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



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

到景帝時漚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漚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巖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  
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  
北至勞成山因至之杲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  
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  
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  
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  
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  
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  
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

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秘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  
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  
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  
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  
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  
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  
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  
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  
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  
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



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

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



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  
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  
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  
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  
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其坎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  
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  
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  
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

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策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  
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  
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  
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  
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歲時而受  
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  
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  
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  
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  
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為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漸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

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鞍中馬蹇此馬亦罵



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  
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  
視聽遙見流日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  
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  
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闕略寡所意識  
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

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  
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  
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  
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  
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  
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學生而自言  
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  
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嘗能自言其名  
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



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  
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  
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朱就師家問室學人  
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  
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  
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  
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  
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  
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  
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

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  
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  
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  
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狴鴉鵲知來稟天之  
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  
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  
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  
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



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

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窾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踣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竒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竒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



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

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旣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

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問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



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宿  
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  
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  
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  
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  
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  
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  
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  
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  
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

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  
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  
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  
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  
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  
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  
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  
也死兆見舍卜還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  
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



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

公請命增墀旣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疆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

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經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丘革之色君口垂不驗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

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曾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



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

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



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蚡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蚡曰若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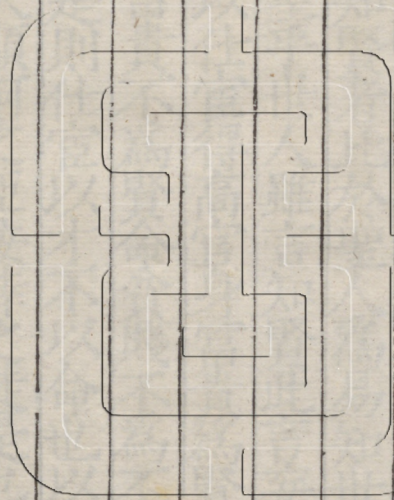
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蚡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蚡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蚡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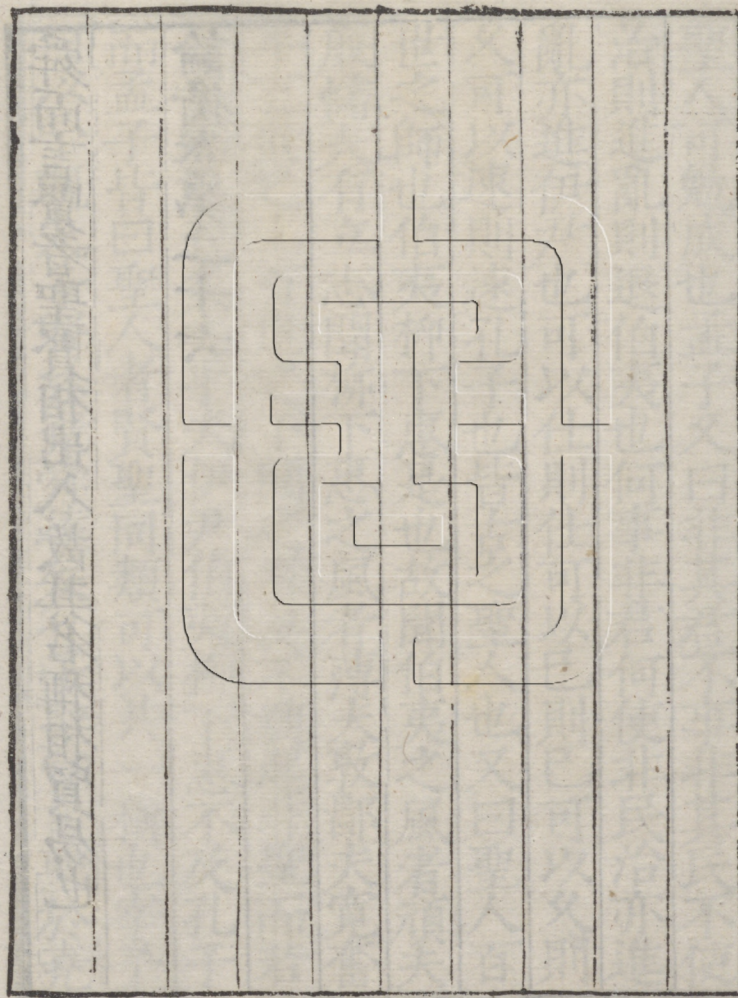
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

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王充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  
 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  
 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  
 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  
 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調合寡過  
 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  
 准主而說適時  
 而行無廷逆之效則無斥退之患  
 或骨體嫵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真不容鄉黨志絜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

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亦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



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  
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  
者效沒不章鼓無常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  
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  
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  
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  
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  
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  
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  
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  
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  
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  
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  
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  
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  
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  
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



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  
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  
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

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  
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  
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  
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  
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  
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  
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  
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  
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



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  
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  
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  
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  
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  
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  
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  
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  
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  
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

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  
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  
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也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  
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  
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顯之效孝弟之  
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  
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  
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  
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



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

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竒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



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

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



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  
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子孔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  
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  
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  
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  
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  
恠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  
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  
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

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  
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  
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  
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  
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  
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  
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  
以教無習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  
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  
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



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野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令其專成之苗。齋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眾。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

才為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為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齋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齋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



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  
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  
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  
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  
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  
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  
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  
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  
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  
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

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  
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  
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  
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  
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  
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  
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  
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  
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絜行無知明以



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

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



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煩繁事不煩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曾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

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



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  
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  
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  
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  
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  
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  
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  
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  
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  
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

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  
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  
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  
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  
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  
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  
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  
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  
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  
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



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王充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



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  
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  
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  
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  
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  
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  
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  
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  
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  
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

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  
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  
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  
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  
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  
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  
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



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  
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  
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  
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  
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  
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  
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

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鼯錯從之  
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  
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  
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  
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失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  
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  
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  
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  
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  
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  
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  
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  
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  
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  
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  
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  
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  
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  
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  
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  
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  
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  
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異類論說  
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



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  
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五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  
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  
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  
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  
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  
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  
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  
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  
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  
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  
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  
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  
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  
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  
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



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何家



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

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  
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  
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  
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  
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曰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  
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  
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  
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  
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不言復三章  
九  
通津草堂  
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扎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緜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大夫之簣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蚠龜知皆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渣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竒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

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竒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



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竒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塵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

郎之宮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谷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胃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丞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噐頑之人



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槩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荅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鸚射鵲則失鴈方貢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



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  
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  
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  
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  
斯如竒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

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  
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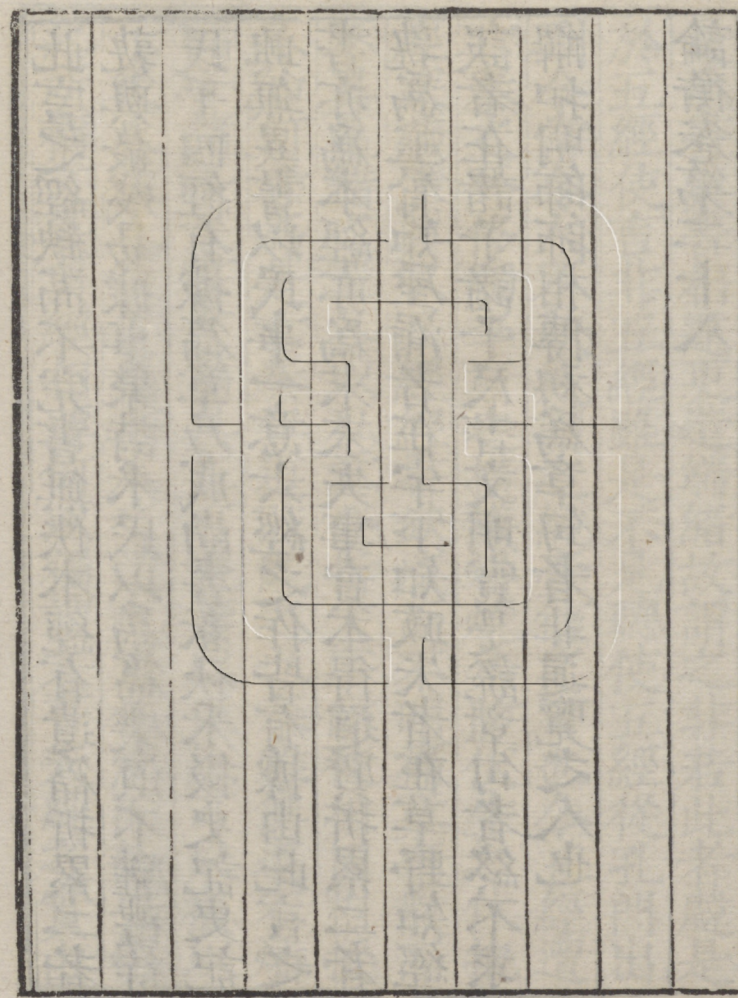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寔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戒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城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龜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湏不驪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論衡卷第二十九

王充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



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

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濶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  
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  
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  
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  
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脩雩治龍其何益



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澁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澁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



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  
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  
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  
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  
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  
也騶與衆馬絕跡或蹈騶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  
不名騶者與騶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  
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

騶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  
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  
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  
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  
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  
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  
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  
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



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  
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  
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  
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  
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攻揚  
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  
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  
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  
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  
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

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  
私同門雲鋪共朝觀竒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  
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竒無已故竒名  
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  
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  
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  
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  
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  
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  
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  
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  
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  
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  
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

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  
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  
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  
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  
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  
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  
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  
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



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直僞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  
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盛溢之語  
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  
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  
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  
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

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  
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糝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側怛發心恐  
土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冒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  
故爲論衡文露而言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  
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



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異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

之化日以孳矣

純誠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冒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歎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  
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  
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  
之檇杻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  
元楊氏之玄上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  
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  
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  
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迷而作材疑聖人而  
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

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  
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  
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  
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  
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  
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  
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  
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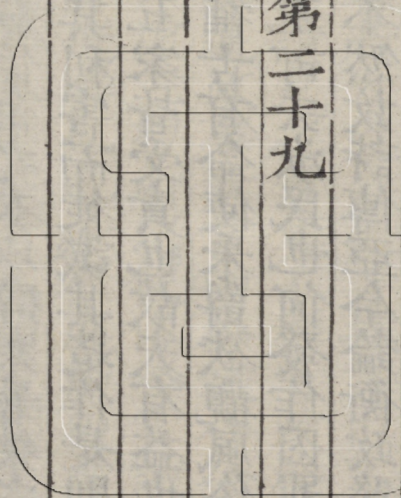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異觀覽

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衰頌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三十

王充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  
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  
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  
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  
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  
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  
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



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  
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  
不肯誦竒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  
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管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  
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  
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  
衆竒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  
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  
聽其終衆乃是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

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  
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失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  
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  
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  
貧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  
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  
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故居貧苦



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  
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荅曰不清不  
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  
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

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  
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  
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  
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  
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  
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  
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釣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  
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  
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  
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  
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  
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  
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

俗節義十二篇異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  
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  
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  
麗深懿之言闕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  
曾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聞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  
仙之藥以治甌欵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  
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



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  
既有不瀆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鉄鉞裁箸  
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  
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  
淺之差

充旣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  
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  
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  
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  
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  
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  
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蒼曰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膏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揆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睹觀讀之者曉然若音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  
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  
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  
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透優雅孰爲  
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  
公筆辯以扶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  
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  
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  
不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  
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谷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  
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  
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  
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  
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  
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  
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  
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譽於品俗有美味  
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  
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



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  
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  
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旣在  
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  
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  
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  
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  
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  
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  
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  
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  
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  
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旣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荅曰飾  
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  
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  
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  
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  
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

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  
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  
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

玉少石多多者

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  
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  
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

為下累積千金

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  
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



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  
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  
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  
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  
文以萬數大形大友不得福事衆文不得福事衆文  
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  
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  
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  
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  
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  
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  
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  
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谷曰材  
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  
困餓陳蔡門徒菜色冷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  
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  
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  
竒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  
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絜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



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  
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  
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  
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  
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  
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  
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藏德汪濊而淵  
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瀘一有窟字而泉  
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

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籍之遺雖著鴻龐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  
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  
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祀其先不載況未  
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  
斯文而多賢蒼田烏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耐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  
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  
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



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  
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  
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  
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齋清不勝奇人勝讀為妨為妨鯀惡禹  
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  
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相氏稽  
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五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  
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  
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  
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  
服藥引導庶異性命可延斯湏不老既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  
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  
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  
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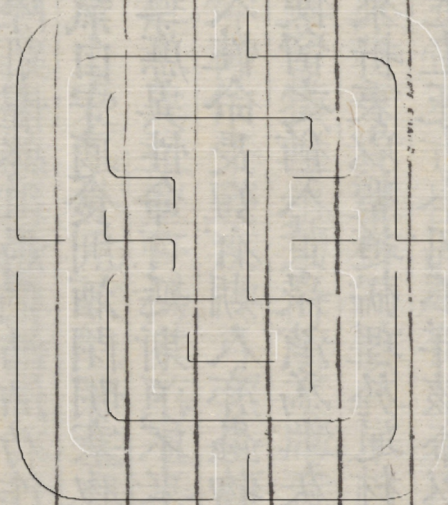


論衡卷第三十

論衡三十

三

通志堂



周慈寫  
陸奎刻

